

「日」田渊久美子 著 邱岭 吴芳玲 译

织田信长家的

公主们

上卷

江—姫たちの戦国・上

田渊久美子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「日」田渊久美子 著 邱岭 吴芳玲 译

上卷
织田信长家的
公主们



江一姬たちの戦国・上 田渊久美子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织田信长家的公主们:全2册/(日)田渊久美子著;
邱岭,吴芳玲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220-9

I. ①织… II. ①田… ②邱… ③吴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1146号

GOU~HIME TACHI NO SENGOKU Volume 1 by Kumiko Tabuchi
Copyright © Kumiko Tabuchi, 2009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, Inc.
GOU~HIME TACHI NO SENGOKU Volume 2 by Kumiko Tabuchi
Copyright © Kumiko Tabuchi, 2010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, Inc.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NHK Publishing, Inc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09-2013-922

责任编辑:刘晶晶
特约策划:周洁 王轶华
封面设计:汪佳诗
版式设计:董红红

织田信长家的公主们(上、下)

〔日〕田渊久美子 著

邱岭 吴芳玲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e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22.5 字数 514,000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20-9/I·4127 定价:68.00元

目
录



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	序
茶茶	秀吉	阿音	宗易	阿市	光秀	信长	
298	250	212	165	114	83	13	1

序

阿江^①的记忆起始于一双手，一双男人的手，一双包裹了自己小手的男人的大手。

那是一双温暖然而粗糙的大手。阿江今年只有七岁，所以她觉得那双手很大，这很自然。但让她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那男人的手指很长很长。

阿江记得当时他托着自己的小手，让它在掌心里弹着跳着，一会儿又翻过手掌来，让自己的小手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或者一根一根地抓着他的手指。当时她就觉得那手指很长，关节突出，越往指尖就越长越细。从那时开始，这个印象就深深地烙在了她的脑海里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恍若昨日。
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只手的印象如此深刻，因为这种记忆太一般了，无论谁都可能有的。

但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，那也许是父亲的手。

这也许只是她的突发奇想，只是她非常偶然、非常模糊、非常不可靠的一个突发奇想，但它却像闪电一般强烈而鲜明，并且一下子就深入她

① 主人公名“江”，但因现代汉语已不太习惯单音节词，故此于前加了“阿”字。本作品中其他女性名字也都照此翻译。——译注



的心底里,让她着迷,让她高兴,让她兴奋无比。

阿江知道自己的父亲浅井长政已经去世了,就在她出生的那一年战死了。而作为领有北近江的一方霸主,浅井家在称雄三代之后灭亡了。

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?父亲是怎么战死的?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告诉她。无论她问谁,也无论她怎么问,母亲和两个姐姐,还有乳母和众多的侍女们,谁都不肯告诉她。

也许是因为这段记忆太痛苦,太让人伤心了吧。想到这,她也不敢由着性子打破砂锅问到底了。于是,有关父亲的一切就全被封死了。

不能知道父亲的情况,这让她深感失望和遗憾。她无法接受这一现实。而就在这时,那双手的记忆突然闪过了脑海,犹如划破夜空的闪电刹那间照亮了她的心灵。她欣喜异常,激动不已。她实在按捺不住了,于是就如竹筒倒豆一般噼里啪啦地把它全都倒给了母亲和姐姐们。

这是初夏里的一天。宽敞的客厅里凉风习习,让人觉得格外舒爽,惬意。三姐妹的母亲阿市一本正经地倾听着小女儿的描述,而大姐茶茶的脸上却带着一丝微笑。她年长阿江四岁,长相酷似母亲,但对小妹的描述却显然并不相信。

“你的心情我们理解,但这事我们难以相信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你那时刚出生不久,怎么可能记得住呢?”

“是,大姐说得没错,那时你还在吃奶,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的,哪能记得什么?”

说话的是二姐阿初。她比阿江大三岁,比茶茶小一岁。

茶茶毕竟是长女，是大姐，因此显得自信，沉稳，文静贤淑。但阿初不一样，她性格外向，好恶形于颜色，在母亲和大姐面前爱撒娇，但对小妹却处处顶撞，毫不相让。而阿江年龄又小，又好奇，性格率直，说话没有分寸，因此经常让阿初感到无法忍受。按阿初的说法，她这么说不过是想让人告诉她父亲的事情而已。

“但我确实记得很清楚，无论是触摸时的温暖感觉，还是那手指关节很硬很硬的感觉。”

“有那样的手的人多着呐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你怎么知道就是父亲的呢？”

“大姐，求你了，那就请给我讲讲父亲的事吧，讲什么都成。”

她用近乎哀求的目光，眼巴巴地看看大姐，又看看母亲。见阿江的要求如此强烈，仿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似的，阿市有些动摇了，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要对小女儿保密。见母亲如此为难，茶茶开口了，她来给母亲解围了。

“父亲很温柔很慈祥，在城里时经常抱着我们，让我们坐在他的腿上。”

“每次都是大姐坐左腿，我坐右腿。”

阿初说着，和姐姐一起笑了起来。看着沉浸在幸福回忆中的两个姐姐，阿江感到非常羡慕，羡慕得心都有些发痛了。但姐姐们都对父亲有那么多的美好回忆，自己也不能没有。于是，她紧紧抓住那只手的记忆，就像落水者紧紧抓着好不容易抓住的救命稻草似的，接口说道：

“是啊，我记得那手上的皮肤非常光滑非常细腻。父亲的肯定也一样吧？”

“够了，别老说个没完了！”

阿初明显感到厌烦了。

“好啦好啦。那大概是你吃奶时梦见的吧。”

“不是。那双手我记得非常清楚。”

“就算你记得很清楚，那又怎么样？光凭一双手你能知道什么？你只有看了，摸了，然后它才能真正地印在你的心里。”

见阿初对自己如此不屑，阿江不觉大怒。她倒竖起了两道眉毛，大声反驳道：

“这是谁规定的？”

“就比如说我们吃东西，你闭着眼睛吃吃看，你能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？”

“当然能！”

阿江叫着，一手抓起高脚盘里的包子，闭起眼睛，张开嘴巴就塞了进去。

“阿初，你有几个妹妹？你都十岁了，而她才七岁，你能这么欺负她吗？”

被旁边的母亲这么一说，阿初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，但嘴上却不肯认错：

“我没欺负她。我是在告诉她这个世上的真实情况。”

“二姐。”

阿江称茶茶为大姐，而称阿初为二姐。阿初转过脸来一看，只见阿江正闭着嘴巴用力地咀嚼着，费力地咽了下去，而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很不情愿但又十分无奈地对她说道：

“确实好像吃不出什么味道来……”

茶茶和阿初，甚至连阿市听了都不由得相互看了看，随即捧着肚子

大笑了起来，直笑得前俯后仰，止也止不住。

阿市边笑边在心里想，这有必要说出来吗？再说了，你就撒个谎说我吃出味道来了也可以呀，真是的。可心里虽这么想，她其实还是非常喜欢阿江的诚实和率真。她希望阿江能平平安安地，一直这么健康地长大成人。而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她才一直没敢把阿江父亲长政之死的真相告诉她……

茶茶好不容易止住了笑，看着仍阴着脸、满脸郁闷的阿江，柔声说道：

“阿江，我记得父亲的手一点都不细嫩光滑，倒是多少有些粗糙的。”

“是像树皮那样的吗？是整天舞枪弄棒的缘故吗？”

“也可能吧。但浅井家的城堡在小谷，又建在山上，那儿的冬天特别冷，风特别大，也许这才是主要原因吧。”

“噢，是吗……”

见妹妹如此沮丧，阿初话到嘴边急忙又咽了下去。她不忍心再嘲笑妹妹了，她突然感到妹妹有些可怜了。

听着姐妹们的对话，看着垂头丧气的阿江，阿市不觉小声地自语了一句：

“那也许不是你父亲的手，而是我兄长大人的吧。”

“是吗？！”

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阿市深感后悔。但阿江没有注意到母亲表情的这一变化，她继续追问道：

“信长大人——舅父的手是细嫩光滑的吗？”

“不，母亲说的是信包舅父。”

阿初插了一句道。

织田信包是织田信长的胞弟，阿市的胞兄，年长阿市四岁。阿市和茶茶三姐妹现在就生活在他的居城——伊势上野城堡中。

“我想那不是信包舅父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不是？”

阿江无言以对，她沉默了。

母亲称信包舅父为兄长，但不加尊称“大人”，她只有在称信长舅父时，才会加这个尊称，但她几乎绝口不谈信长的事。也正因此，阿江才沉默了，不敢再说了。在她看来，这肯定是因为如今信长舅父权倾朝野，名扬天下，所以，母亲要尽可能地远离他。

姐姐们也都尽力不谈信长舅父。这是很明显的，只要看看刚才阿初的反应就能明白了。

有关信长舅父的话题似乎是被禁止的，可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禁止呢？阿江想问，但她不敢开口。因为她每次央求母亲说说舅父，得到的都只是母亲的断然拒绝。母亲每次都只告诉她这毫无意义，而且无论母亲刚才还是如何地眉飞色舞，兴高采烈，只要一提起信长舅父，她就会立刻阴下脸来，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了。

那是阿江从未见过的、可怕的脸。在那脸色中有着某种让阿江无法理解的东西，而正是这东西深深地刺痛了阿江的心，让她久久地、久久地无法忘怀。

但是糟了，今天母亲脸上又出现了同样的神色。阿江急忙驱逐了记忆，压抑了好奇，努力想找个话题来给自己解围。但就在这时，母亲开口了：

“有件事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也好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。”

她边说边将手慢慢地移到胸口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。

“茶茶，你读读。”

“是。”

茶茶打开信封，抽出了信笺。就在这时，阿江一眼瞥见信封背面落款中有“织田弹正忠”几个字。她猛然一惊，心跳顿时加快了。

是舅父大人。那么，这不是信长大人的来信吗？

“弹正忠”这三个字她虽然还是第一次在信封上看到，但她早就从乳母和侍女们口中得知这是清洲织田家的一个分支，而如今能够以之自称的，除了一家之长织田信长外，别无他人。

她猜得不错，因为大姐的脸色陡然变了。她读了信后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瞪大双眼瞥了母亲一眼，怯生生地问道：

“您准备接受吗？”

“别无他法。尽管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我不想亲人在之间引起事端。”

“什么事？信上写的是什么事？”

阿初欠身向前，推开阿江，挪到了大姐身边，茶茶一边把信装进信封，一边答道：

“是舅父的来信，是信长大人的邀请信。”

阿初一听，脸上登时带上了几分警惕。

“信长大人？邀请信？上哪儿？”

“安土城。在南近江。”

不待茶茶开口，阿市就接口答道：

“在那儿，兄长大人早在好几年前就动工修筑了一座巨大的城堡。”

接过茶茶递过来的信，插进怀里，阿市不高不低、毫无表情地说道：

“如今那主城堡望楼眼看就要落成，所以，他想召集近亲家人聚聚，庆贺庆贺。”



“呃！”

阿江一听不觉跪坐起来，兴奋地尖叫了一声。

“那我们就能见到舅父啦?!”

但谁也没理她，大家甚至连脸都没转过来。

又来了。为什么一提到信长，大家就全都变得这么沉闷，这么不高兴呢？但这又不能问，于是她只好又惴惴不安地盘起腿坐了下来。

“母亲，我可以说说我的真实想法吗？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茶茶低着头战战兢兢地开口问道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，我不听也知道。”

被母亲这么一说，茶茶干脆抬起了头，直视着母亲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许我这么做吧。”

“那不行。兄长大人说了，他很久没见到你们了，很想看看你们。”

“那我留下，您带着阿初和阿江去。”

“不行。别忘了，你是长女。”

茶茶无言以对，沉默了。

这又是为什么？大姐显然不想去安土城。但她原本老实听话，对母亲从来都是服服帖帖的，十分顺从，今天为什么要如此固执呢？对此，阿江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大姐。”

突然，阿初开口了。她用央求的目光看着茶茶说道：

“和我们一块儿去吧！……我想去，我很想去安土。”

茶茶愣住了，她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

“为什么？难道你就这么想见舅父吗？”

“不是舅父，是近江！我想去近江！大姐，难道你就不想看看淡

海吗?!”

阿初大声地说着,有如叫喊一般大声地说着。茶茶若有所感,不觉也把目光投向了虚空,投向了遥远、遥远的远方。

“淡海? 是啊……”

看着两个姐姐的脸,阿江的脑海里恍若昨日般清晰地回忆起了一件事。

那是去年夏天里的一天,她和两个姐姐一起跑出了主城堡,来到了山坡上,在一棵巨大的松树下铺上薄席,姐妹仨并排坐在薄席上吹着海风乘凉。上野城坐落在一个濒临伊势湾的小山丘上,视野开阔,可以一览无遗地一直望到天边,望到湛蓝的海水与蔚蓝的天空相交成一条线的天边。

“真漂亮。真没想到大海的颜色也这么漂亮。”

她不由得大声赞叹起来。一阵海风带着海边礁石的芳香迎面而来,轻轻地拂过了她们的脸庞,微微地扬起了她们的发梢。但就在这时,她突然听到阿初十分不屑、甚至有些厌恶的声音:

“这算什么! 这根本就不是海,充其量不过一摊盐水罢了。”

“但要不咸,能叫作海吗?”

面对着满脸困惑的阿江,阿初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十分肯定地回答道:

“能!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能够叫作海的是湖,而且只有近江的淡海湖!”

或是因为风向变了吧,一阵海水的咸味飘进了客厅。仿佛下定了决

心似的，阿市迎着海风，倏地站了起来，对恭候于三姐妹身后的侍女们吩咐道：

“下月，五月底出发去安土。她们仨都比去年长高了不少，按她们现在的身材和她们的喜好，尽快准备好她们的随身衣物！”

“是！”

茶茶的贴身侍女精神饱满地朗声应着，和众人一起跪伏了下去。这侍女原是茶茶的乳母，后来就一直跟在她身边伺候着。听了她的回答，茶茶无奈地放弃了对母亲的抗争。

阿市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走了出去。但刚走到客厅门边，她就又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脸来对阿江说道：

“除了小时候临时住过一阵的清洲外，你这还是第一次出门吧？”

“是！”

阿江大声答应了一声。见母亲似乎还挺高兴，她下定了决心，战战兢兢地向母亲提出了一个一直盘踞在她心中的问题：

“母亲，近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”

盯着女儿看了一会儿，阿市自言自语般轻轻地说了一句：

“说真的……”

“是！”

“那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思念又最让人痛苦的地方。”

说完，不等阿江回答更不让她再提问，阿市便径直走出了客厅。茶茶和阿初也无言地站了起来，走了出去，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了阿江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最让人思念又最让人痛苦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

她依然一无所知，什么都不明白。

在经历了长久而又激烈的抵抗之后英勇战死的父亲浅井长政，和嫁给了这个父亲的阿市的兄长织田信长，他们两个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那是不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姻亲、同时为我所不知道的关系呢？

而且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他们这一关系。

这真让人懊恼让人焦虑。我为什么还不长大？为什么还这么幼稚？阿江不由对自己感到非常、非常的生气。

时值天正七年(公元一五七九年)农历四月。

在伊势上野城堡外，本城山树林里的一些性急的蝉儿们已经开始振动它们的小小身体，发出令人心烦的鸣叫了。

—

织田信长动工修筑安土城，是天正四年（公元一五七六年）的事。

他要修筑安土城的原因主要有二。

一是因为他的居城在岐阜，而岐阜离京都太远，行军需要整整一天。此前敌军来袭时，他就曾因此差点丢了京都。而若居城在安土，则无论是东返岐阜还是西进京都，都只需半天便可到达，所以他看中了安土这个地方。再一就是无论是要防备越后上杉谦信的来犯抑或是要进攻净土真宗（又称一向宗）的大本营——石山本愿寺，这里都可以成为一个牢固的据点。

当时，信长为扩大领土，派出了部队四面出击，自己则长驻近江，和各方敌对势力艰苦周旋。其中的最主要者就是本愿寺。

无论是对哪一朝哪一代的权力者来说，净土真宗的信徒都是让他们倍感头痛的一股势力。因为他们在各地都建立了拥有独立经济基础的共同体，不断地发起暴动，制造动乱，挑战政权。

而且他们的各个寺院间联系紧密，形成了一股遍及全国的强大地下